

明清以来四川官话泥来母的 读音类型及其历史演变*

王 振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提要:四川官话泥来母相混早在明代已有端倪,清代以来普遍相混。根据明清时期的相关文献尤其是各类对音资料,结合现代方言材料,可以总结出泥来母相混的条件、方向、类型等,有利于深化对四川方音史的认识。

关键词:西番译语;清代;四川官话;泥来母

DOI:10.13554/b.cnki.liyunyuyan.2021.01.005

一、引言

泥来母相混是四川官话的典型特征,表现在具体音值上即鼻边音不分,一般认为鼻边音是自由变体。孙越川指出,语言中完全自由的语音变体很少,四川方言中鼻边音自由变读是就不同地域而言的,并非出现在个体或者单个方言点中。换言之,鼻边音的自由变读可能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个方言点中时而读 l 时而读 n,而是不同方言点有的倾向读 n-、有的倾向读 l-,音位上不对立。“前人在调查时往往忽略了其实质音值”,在多数方言材料中,泥来母混同的情况下都“简单地记为 n”,但其实际音值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类型^①。

四川官话泥来母可以分为全混型和半混型两种,但考察泥来母字音的历史演变,不

*本文为四川师范大学“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校级专项项目“方言历史研究与乡村文化振兴——基于四川地区的考察”(课题编号 19J5Z2020-20)的阶段性成果。

^①孙越川:《四川西南官话语音研究》,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46页。

能仅止于此,而应该进一步考察相混的条件和具体的音值,从而归纳出泥来母相混的不同类型和历史层次。四川官话泥来母分混情况钱曾怡、牟成刚、孙越川等学者均有讨论^①,但都是针对现代方言材料的考察。本文拟结合历史文献,尤其是九种《西番译语》对音材料考察清代前期四川官话泥来母分混情况,并梳理其历史演变的过程。

二、基于《西番译语》藏汉对音资料的考察

2.1《西番译语》概况

《西番译语》(丁种本)是清乾隆十五年(1750)四川省奉旨采集和编写的一套“汉语-民族语”双语辞典,共九种,用藏文和音译汉字记录了清代川西地区的藏缅语词。目前《西番译语》(丁种本)主要有两个版本:一是故宫藏清抄本;二是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藏的初编本四种和今西春秋旧藏三种^②。本文所用主要为故宫藏抄录本,同时《多续译语》《栗苏译语》两种参考了日本藏本。

《西番译语》(后文简称“译语”)是研究清代川西藏缅语的重要历史文献,其中的对音材料也是汉语方音史研究的宝贵资料。译语由四川地方政府采集编写,汉字注音能够反映当时四川官话的语音特征^③。

利用译语研究四川汉语方音,优势在于:第一,与近代传教士文献相比,译语编纂时代更早,比《西蜀方言》早了150年;第二,与时代较早的韵书文献相比,译语能直接反映汉字音值而韵书只能反映音类;第三,九种译语编者不同,注音汉字对音规律有异,或可反映清前期四川方言的共时差异。目前汉语方言学界对此关注甚少,译语文献在汉语方言研究方面的价值尚未得到充分挖掘。

^①钱曾怡等:《汉语官话方言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10年;牟成刚:《西南官话音韵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孙越川:《四川西南官话语音研究》,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

^②孙伯君、松川节:《大谷大学图书馆藏四种〈西番译语〉初编本》,《世界民族》2015年第3期;西田龙雄、孙宏开:《白馬譯語の研究》,京都:松香堂,1990年,第23—35页。大谷大学所藏为《栗苏译语》《木坪译语》《木里译语》《打箭炉译语》四种。今西春秋所藏为《象鼻高山译语》《嘉绒译语》和《多续译语》三种,这三种中目前可见者仅《多续译语》一种。

^③编写者在选择汉字给民族语注音的时候所依据的是汉字在四川官话中的读音。参见施向东:《〈西番译语〉藏汉对音中的一些问题》,《南开语言学刊》2016年第2期;朗杰扎西:《基于明清四种“西番译语”藏汉对音的藏语历史音变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王振:《〈栗苏译语〉所反映的清前期四川官话音系特点——兼谈基于译语文献研究汉语方音的方法问题》,《语言研究》2019年第4期。

译语藏文和汉字注音可以建立对音关系。由于藏语中鼻边音并不相混,所以可以通过与汉字对音的藏文的声母,反观注音汉字的声母的音值。对泥来母字对音情况加以统计和分析,便可总结出其读音特点。

2.2 清代九种《西番译语》所见四川官话泥来母分混情况

九种《西番译语》均收录有泥来母注音汉字,可以建立泥来母字与藏文的对音关系,例如《嘉绒译语》:纳-na₍₄₃₎^①,乃-les₍₇₁₁₎,尼-nyi₍₆₅₆₎,蓝-nag₍₃₆₀₎,蓝-la₍₃₅₉₎,令-ni₍₃₅₄₎,力-mnye₍₉₅₎,利-li₍₄₇₆₎,等等。记录尔苏语的《西番译语》(川五)藏文为正字,不具备给尔苏语注音的功能,但汉字用来注音,可以直接与其记录的尔苏语建立对音关系,例子见下表^②。

表1 《西番译语》(川五)泥来母字与现代尔苏语对音举例

编号	汉义	汉音	相关汉字	现代尔苏语音 ^③	声母
447	虎	那叭	那	lwa phwa	l
199	耳	乃比	乃	na ku	n
166	弟	疑朗	疑/朗	ŋi nwa	ŋ/n
354	红	得业	业	dɛ ŋi	ŋ

2.2.1 九种译语泥来母对音情况统计

我们将九种译语中所有泥来母注音汉字的对音情况进行统计,得出表2的数据。表2声母一列指的是注音汉字的中古声母,“对音-数量”一列指的是与汉字对应的藏文及其出现的次数,“拟声母”一列是根据对音材料推测的汉字声母的实际音值^④。

表2 九种译语泥来母字对音统计

译语	声母	洪音		细音	
		对音-数量	拟声母	对音-数量	拟声母
松潘译语	泥母	n-21; l-12	n/l	ny-11	ŋ
	来母	l-48; n-7	l/n	l-12; ny-11	l/ŋ

①例子后括号内下标的数字表示该对音材料出现的词条编号,即词条在译语中出现的次序。

②王振:《〈粟苏译语〉所反映的清前期四川官话音系特点——兼谈基于译语文献研究汉语方音的方法问题》,《语言研究》2019年第4期。

③表中所列为甘洛尔苏语材料。

④译语对音并非绝对严谨,我们进行了对音数据统计,拟测声母与对音材料的主流特征一致,出现频率高的声母排在前面。

续表

译语	声母	洪音		细音	
		对音-数量	拟声母	对音-数量	拟声母
象鼻高山译语	泥母	n-20;l-12	n/l	ny-6;n-1	ŋ/n
	来母	l-26;n-16	l/n	l-17;ny-14	l/ŋ
嘉绒译语	泥母	n-42;l-24	n/l	ny-3	ŋ
	来母	l-21;n-9	l/n	n-13;l-11;ny-4	n/l/ŋ
白马译语	泥母	n-25;l-6	n/l	ny-23	ŋ
	来母	l-37;n-7	l/n	l-15	l
栗苏译语	泥母	l-20;n-3	l/n	ny-12	ŋ/n
	来母	l-26;n-12	l/n	l-6	l/ŋ/n
木里译语	泥母	n-10;l-6;ny-3	n/l	ny-9;n-1	ŋ
	来母	l-33;n-10	l/n	l-17;n-2;ny-2	l
打箭炉译语	泥母	n-15;l-13	n/l	ny-10;n-1	ŋ/n
	来母	l-28;n-5	l/n	l-17;ny-4	l/ŋ
多续译语①	泥母	n-41;l-3	n/l	ny-12;n-4	ŋ/n
	来母	l-30;n-1	l	l-37	l
木坪译语	泥母	n-20;l-15	n/l	ny-14;y-3;n-1	ŋ/n
	来母	l-38	l	l-32;n-1	l

2.2.2 清代九种《西番译语》反映的四川官话泥来母分混的共时差异

上述九种译语泥来母分混情况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分别是:

(1) 泥来母基本不混。《多续译语》:洪音泥母 n-, 来母 l-; 细音泥母多 ŋ-, 来母 l-。但洪音出现泥来相混的端倪, 比例很小(约 3%)。

(2) 洪混细分。《白马译语》等:洪音混、细音不混, 细音泥多 ŋ-、来 l-。

(3) 洪细皆混。《打箭炉译语》等:洪音混, 但泥母多 n-、来母多 l-; 细音泥母多为 ŋ-, 来母部分 l-、部分 ŋ-。

①《多续译语》泥来母字对音材料中, 有 4 次与藏文 r-对音, r-非鼻音, 统计时视同边音。

表3 九种译语泥来母分混类型

类型	译语	泥母		来母		特点	备注(相混的方向)
		洪音	细音	洪音	细音		
A	多续译语	n	ŋ/n	l	l	洪细皆分	个别泥母洪音混入来母,读 l
B1	白马译语	n/l	ŋ	l/n	l	洪混细分	洪音:互混
B2	木坪译语	n/l	ŋ/n	l	l		洪音“泥母>来母”为主
B2	栗苏译语	l/n	ŋ	l/n	l		
C	打箭炉译语	n/l	ŋ/n	l/n	l/ŋ	洪细皆混	细音“来母>泥母”为主
C	木里译语	n/l	ŋ/n	l/n	l/n/ŋ		
C	象鼻高山译语	n/l	ŋ/n	l/n	l/ŋ		
C	松潘译语	n/l	ŋ	l/n	l/ŋ		
C	嘉绒译语	n/l	ŋ	l/n	n/ŋ/l		

三、其他资料所见四川官话泥来母分混情况

3.1 近代传教士文献中的泥来母读音情况

1857年出版的《汉语官话口语语法》指出,“很多方言用l代替n作为声母”,成都的n-在i和ü前不变,但其他元音前变成l-^①,即泥母字在细音前读鼻音,洪音前读边音。1893年出版的《华西官话汉法词典》中泥来母洪音前相混、细音前不混。泥母在细音前读鼻音n-或者ŋ-,在洪音前读l-;来母读l-^②。1900年出版的《西蜀方言》中,泥母在细音前读ŋ-,洪音前读l-;来母字读l-^③。1917年出版的《华西初级汉语课程》中洪音之前泥来合为l-,细音之前泥母读ŋ-;来母读l-^④。

①约瑟夫·艾约瑟:《汉语官话口语语法》(董方峰、杨洋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年,第41页。

②陈伟:《〈华西官话汉法词典〉与19世纪后期的川南方音》,《方言》2016年第1期;陈伟:《〈华西官话汉法词典〉的语言学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③甄尚灵:《〈西蜀方言〉与成都语音》,《方言》1988年第3期;李晓东:《〈西蜀方言〉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④范常喜、刘羽佳:《〈华西初级汉语课程〉音系初探》,《方言》2016年第1期。

综合比较可以发现,上述四种传教士文献中反映的泥来母读音的情况基本相同,都是泥母字在细音之前读 n-/ŋ-、洪音之前读 l-,来母字洪细均读 l-,即洪音前的泥来母相混、细音前不混,与译语 B 类相同。

3.2 韵书等传统文献中的泥来母读音情况

明代李实《蜀语》中泥来母有别,但是已经出现个别混读的情况。根据刘林玲的统计,《蜀语》音注材料中泥来母字出现 42 次,其中鼻边音互注的例子只有两个,即“擻-朗、螺-孺”。刘文中还举出了明代其他文献中记载的四川话鼻边音相混的情况,包括明代张位《问奇集》中记载的“怒为路,弩为鲁”以及明代袁子让《五先堂字学元元》所载“蜀音以南为兰、以囊为郎、以能为伦,盖泥、来互相混也”^①。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文献所举例子均是泥母读为来母的情况,而且均为洪音字,《蜀语》两例也均为洪音字。可见,明代四川方言泥来母已有相混,而且应是洪音之前泥母字读为 l-。

清代乾嘉时期记录川南内江方音的《常用字义》中泥来洪音不分,部分泥母疑母细音字合流,结合现代内江方音,推测《常用字义》泥母细音读 ŋ-、洪音读 l-,来母读 l-^②,与同样记录川南方言的《华西官话汉法词典》相同。

清末《音韵画一》(1884)记录了四川射洪音韵情况,其中一二等泥母字混入来母,其他情况下泥来母不合流,疑母三四等和泥母三四等合流^③,推测泥母洪音前读 l-、细音前读鼻音 ŋ-,来母读 l-。

3.3 现代四川官话泥来母读音情况

根据目前所见的材料,现代四川各地官话方言泥来母均已经相混,但是分混的类型和具体的读音情况各地有所不同。孙越川综合考察了《四川方言调查报告》《四川方言音系》及其自己调查的十余个方言点的材料,总结了四川官话泥来母读音的主要类型,基本涵盖了现代四川官话中泥来母分混和读音的主要情况,如下表所示^④。

①刘林玲:《〈蜀语〉语音系统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②周赛华:《〈常用字义〉音系与内江方音》,《语言研究》2015年第4期。

③刘一梦、李无未:《清末抄本〈音韵画一〉及射洪百年语音演变研究》,《Th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44(2),2016。

④孙越川:《四川西南官话语音研究》,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45—50页。表4在《四川西南官话语音研究》一书所列表格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对原表编号稍作调整,以便表述。

表 4 现代四川官话泥来母读音的类型

类型	1		2		3	
	a	b	a	b	a	b
开口呼	泥 = 来 l-	泥 = 来 n-	泥 = 来 n/l-	泥 = 来 n/l-	泥 = 来 n/l-	泥 = 来 n/l-
合口呼			泥 η ≠ 来 n/l-	泥 \emptyset ≠ 来 n/l-		泥 η ≠ 来 n/l-
齐齿呼						
撮口呼						

孙越川认为,2a 是泥来母相混的初始阶段,其余类型均由 2a 发展而来,并总结出两种演变路径:

(1) 类型 2a > 类型 3 > 类型 1

(2) 类型 2a > 类型 2b

前一种演变反映泥来母相混范围不断扩大,直至完全相混的过程;后一种演变反映泥母细音混入疑母,读为零声母,从而与来母“分道扬镳”的过程。

四、明清以来四川官话泥来母读音的历史演变

以上分析了清代译语、西方传教士文献、中国传统文献以及现代田野调查材料中四川官话泥来母字的读音情况,综合考察这四类材料,可以发现明清以来四川官话泥来母字音的历史层次和演变过程。

我们把上述四类材料分为两种:一种是历史文献材料,一种是现代调查材料。历史文献中泥来母的读音类型分出三个层次或者三个发展阶段,如下表所示。

表 5 文献材料所反映的明清四川官话泥来母读音的历史层次

层次	文献	泥来母分混的基本情况
一	明《蜀语》等/清代译语 A 类	基本分明(洪音有相混端倪,泥 > 来为主)
二	译语 B 类/韵书/传教士文献	洪音相混为 n/l-; 细音不混,泥 η - ≠ 来 l-
三	译语 C 类	洪音相混 n/l-; 细音相混为 n/ η -

与前文表 4 的现代泥来母读音类型比较,第二层次同于表 4 类型 2a,第一层次比 2a 更早,是泥来母相混的萌芽阶段。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层次在表 4 归纳的类型中并未涉及。第三层次即译语 C 类

所表现的特点,洪细均有相混(类似但不同于类型 I),但是洪细之前的音值却有不同,这与表 4 所列类型 1a 和 1b 均不相同。这种类型在现代四川官话中也存在,但是在已有西南官话相关研究中鲜有提及。根据瞿静的调查,小金县美兴镇、潘安乡、宅垄乡等地泥来母全部相混,但是洪音前泥来都读 l-,细音前泥来都读 n-;两河口镇泥来母全混,洪音前都读 l-,细音前都读 n-^①。笔者调查的小金县四姑娘山镇的泥来母读音与两河口镇相同。译语 C 情况与之类似,都是泥来母洪细皆有相混,但洪音前泥来母的音值与细音前不同,可能是现代小金话的早期形态。

综上所述,总结出四川官话泥来母相混的历史过程和类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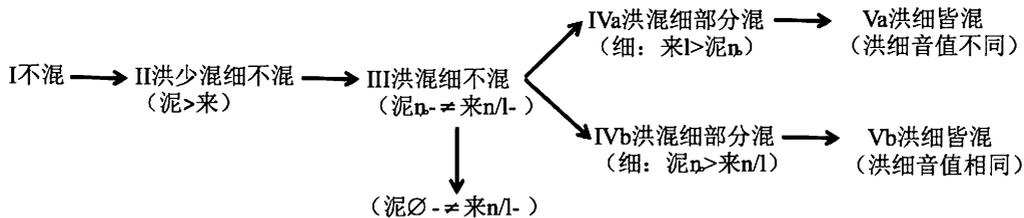
表 6 四川官话泥来母相混的主要类型和历史过程总表

阶段	材料出处	是否相混		泥来母读音特点	备注
		洪	细		
I	中古音	-	-	泥 n- ≠ 来 l-	洪细均不混
II	明代文献/译语 A	+/-	-	泥 n- ≠ 来 l-, 少数洪音泥 = 来 l-	少数洪音混
III	a 译语 B/现代 2a/传教士文献	+	-	洪:泥 = 来 n/l-; 细:泥 n- ≠ 来 l-	洪混细不混
	b 现代 2b	+	-	洪:泥 = 来 n/l-; 细:泥 ∅ ≠ 来 n/l-	
IV	a 译语 C	+	+/-	洪:泥 = 来 n/l-; 细:泥 n/n- ≠ 来 l-, 泥 = 来 n/n-	洪混细部分混
	b 现代 3	+	+/-	洪:泥 = 来 n/l-; 细:泥 n- ≠ 来 n/l-, 或泥 = 来 n/l-	
V	a 现代四川小金等地方言	+	+	洪:泥 = 来 l-; 细:泥 = 来 n/n-	洪细皆混 _{洪细前音值不同}
	b 现代 1	+	+	泥 = 来 n/l-	洪细皆混 _{洪细前音值相同}

说明:(1)上表把四川官话泥来母从分到混的历史过程分为五个阶段,推测最早时候即第 I 阶段泥来母承袭自中古音,能够区分。(2)洪、细是对韵母的分类,在表格中表示泥来母出现的语音环境,“洪”表示后接洪音,“细”表示后接细音。(3)“+”表示泥来母相混,“-”表示泥来母不混。

将上表简化,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发展路径:

^①瞿静:《阿坝州小金县方言音系调查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82—89页。



牟成刚指出,泥母细音读 $n-$,可以与 $Tc-$ 组声母构成较为稳定的音系格局,这使得读 $n-$ 的泥母相当稳定,不与来母 $l-$ 相混。^① 据此推测上图 IVb 到 Vb 的演变情况应该并不常见,但是这种稳定的音系格局并不能完全阻挡泥来相混的过程,虽然泥母 $n-$ 稳定、不混入来母,但是来母可以读为鼻音(即上图 IVa 到 Va 的演变),从而完成泥来母相混的音变。

五、结语

本文总结了明清以来四川官话泥来母分混的类型和历史演变。有如下认识:

- ①相混时间:四川官话泥来母相混早在明代已见端倪,清代较为普遍。
- ②相混条件:洪音先于细音。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其他西南官话以及江淮官话黄孝片和 12 世纪西北方言中均存在此类情况^②。
- ③相混方向:洪音相混,“泥>来”居多;细音相混,“来>泥”居多。
- ④相混类型:主要有四大类型。其中,泥来洪细皆混,洪音前读 $l-$ 、细音前读 $n/n-$,或者洪音读 $n/l-$ 、细音读 $n-$,在清代译语中常见,今较少见,以往研究对此关注很少。
- ⑤具体音值:从译语资料看,泥来母洪音互混,泥母仍多读鼻音、来母多读边音,说明两者发音并非纯粹的自由变体而仍有一定倾向性,体现出泥来母各自“历史底层”的痕迹。这启示我们进行方言调查时对所谓“自由变体”应加注意——虽是变体但不见得完全“自由”。

①牟成刚:《西南官话音韵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4页。

②钱曾怡等:《汉语官话方言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10年,第274、292页;聂鸿音:《汉语西北方言泥来混读的早期资料》,《方言》2011年第1期。

**The Pronunciation and Historical Changes of Ni(泥) and Lai(来) in Sichuan
Mandarin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ng Zhen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nfluence of Ni(泥) and Lai(来) in Sichuan mandarin dates back to the Ming dynasty and becomes very common in Qing dynasty.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specially various types of transliteration materials, combined with modern dialect materials, the conditions, directions, and types of Ni(泥) and Lai(来) confluence can be summarized, which is conducive to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phonology of Sichuan dialect.

Keywords: *Xifan Yiyu*(《西番译语》); Qing dynasty; Sichuan mandarin; Ni(泥) and Lai(来)